

《女神愛揀宅》 追女仔要耍手段

■監製蘇照彬(左)與導演賴俊羽。
伍麗微攝



女神與宅男，一個被眾人拱上天，一個蓬頭垢面、不善表達，宅男要抱得女神歸，真係非一般難。起跑線上已輸了，但由新晉導演賴俊羽執導、《劍雨》導演蘇照彬編劇、監製的青春喜劇《女神愛揀宅》偏要唱反調，「外貌委員會」也有被宅男俘虜芳心的一天。

今次大仁哥不再帥，劇組出盡全力，將他「改造」成超級邋遢男。臉上掛着大痘痘、頂着大眼鏡、口齒不清的陳柏霖，策劃驚天大工程，誓要將校花陳意涵追到手。

「香港的宅男也是這樣的嗎？」蘇照彬不無好奇。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宅男、女神，是現代社會的文化符號，也是一種外表的標籤。「宅男與女神的故事我們覺得很熟悉，但在華語電影裡我沒看過幾部，尤其在台灣，大學生的愛情故事裡並沒拍過這類題材。」正如小說裡總裁與秘書日夜最終一齊、情色片裡主婦和上門修水管的工人搭上一樣不可思議，宅男與女神因為身份上、認知上的差距，最終走在一起的買少見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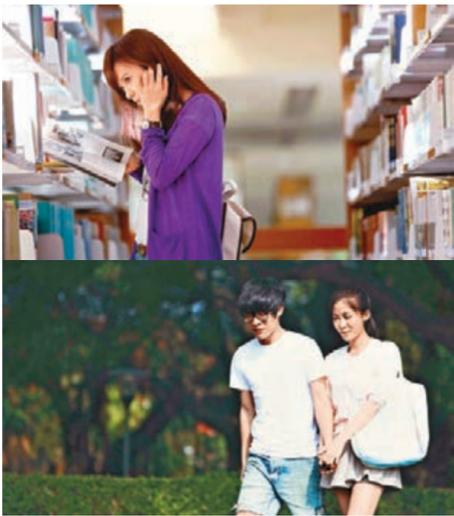
但喜劇就是要有幻想力，片中的陳柏霖為了追愛，不惜傾家蕩產、抵押房子（太誇張了），就是為了設計出一個能讓陳意涵留意自己的機會。讀理工科出身的蘇照彬說，「宅男為了得到愛情，會利用比較極端的方式去爭取，宅男不喜歡跟真實世界溝通，他們有自己的世界，他會想像：如果我要追這個女孩，要怎麼追？她不理我，那我是不是可以這樣這樣這樣……」

那麼女神呢？一個男孩掏心掏肺地追她，她會動容還是因為其貌不揚而拒人於千里之外？「我想帶出外表價值觀這件事，所謂的宅男或女神，只是一個大環境所塑造出來的東西，我們一般人看到的宅男，其實不過是他不懂得如何去表達自己……」賴俊羽在接到劇本後，便一直在想用甚麼方式去呈現故事。

回味校園青春

蘇照彬非常擅長說故事，此前他執導的《詭絲》、《劍雨》，皆為自編自導之作，故事性很強，前者營造的詭譎氣氛讓人不寒而慄，後者的恢宏背景也讓人嘖嘖稱奇。這次編寫校園喜劇，一改其風格，但平凡故事在他手中卻變得生命力十足，一反人們對女神、宅男的印象。「女神是一個反射，台灣很多人有宅男女神的稱號，一代接一代，我們只想把它反映在電影裡。」而校園裡，人們也總是有意識地將女神與宅男劃分界線，河水不犯井水。

蘇照彬說，當年唸理工科的，如今都被包含在「宅男」這個意義更廣泛的名詞裡，他正正是宅男的其中一員。「我算是把我當年讀書時的想像表現出來，把當年的那些人都召喚回來。」蘇照彬忍不住笑起來。他想像身邊一群理工男，為了追求校花，無所不用其極，「男孩追女孩會花很多心思，送花嘛，送哪種花好？請她吃飯要吃甚麼好呢？」男生要花心力、要付出來追女孩，而理工男在追愛的道路上因為被標籤



了，變得更加困難。陳柏霖飾演的吳全順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他不會高調地示愛，不會死命糾纏，分手時也不會呼天搶地、要生要死，他的極端在於用常人想像不到的方式去吸引女孩的注意，而且工程浩大，驚天動地。

從特效到拍攝

台灣的校園有各種傳說，就像中大的仲門穿過後會畢不了業、形跡詭異的「逸夫婆婆」一樣，台灣大學裡的湖都牽扯到各種鬼故事。「傳說通常都不太好，



如果是戀人走過那個湖就會分手之類的，我們就反向操作，想出一對陌生男女夜裡相遇，湖乾了便代表彼此是真愛，用菊湖傳說去導出整部戲。」劇組跑遍南北大學，選了三個校園，拼湊出陳柏霖與陳意涵的校園生活。校園取景，理應輕輕鬆鬆，但操作起來卻有一定的難度，事關傳說的關鍵是「菊湖的水都乾了」，「我們在想有沒有可能把湖裡的水抽掉，」賴俊羽擅長做電影特效，此前為蘇照彬執導的《詭絲》、周杰倫的《不能說的秘密》做視聽特效，他倒也想看看能否透過實際操作而呈現畫面，最後當然不可能。

但賴俊羽的長處在片子裡也有挺好的發揮，「我覺得他算是台灣新導演裡，拍這種懸疑推理氣氛的片子裡最好的一個。這個戲他的點子很多，包括特效、後面推理那段，看得出他有很好的掌控。」蘇照彬強調喜劇不是賴俊羽拿手的拍攝類型，但對於成果，卻非常滿意。

拿捏宅男形象

這也得歸功於演員的大膽付出。賴俊羽、蘇照彬在拿捏「宅男」這個元素上，花了不少功夫，包括如何塑造宅男的形象、揣摩宅男的行為等，片中陳柏霖的形象固然經典，但他身邊的理工同學，其外貌、行為也處處散發出「宅」的氣息。蘇照彬的理解是，宅男不喜歡跟真實世界溝通，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我還蠻擔心的，我唸書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怕會過氣。」蘇照彬說，以前的宅男專注於功課上，遇到女孩會害羞，特徵不多；但如今的宅男特徵很多，他不一定對女孩子害羞，但他不與真實世界溝通，會打電動、上網、看漫畫，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現在自由度很大，你被允許做任何事，可以cosplay、可以玩模型、可以看漫畫……甚至喜歡修東西也是宅男的一種。」而他們和陳柏霖也有共識——不能再帥下去。「他帥很久了，他再帥就變成另一部很帥的陳柏霖，但我不可能用一個真的宅男去演，因為觀眾不會接受他，但如果是陳柏霖呢，觀眾就可以接受。」蘇照彬忍不住笑說。因而陳柏霖每天都花三小時化妝，徹底「改頭換面」後，有一天拿着一個牌子走到路邊，站了三十分鐘，完全沒有人認出來。「太成功了，他自己也玩得好開心。」

影訊

■中新社

林育賢： 合拍片總有共鳴

「當時我正在找題材，一位內地的朋友把《藏地白皮書》推薦給我。我一看，確實符合我的口味，正好關錦鵬導演可以做我的監製，他又跟內地公司合作，於是就有了這有趣的組合。」憑藉2011年《翻滾吧！阿信》在華語電影嶄露頭角的台灣導演林育賢說。

《藏地白皮書》講述一個21歲的南昌女孩在非典期間獨赴西藏，與一名香港男生相遇相愛，跨越千山萬水最終在倫敦結婚，兩人合著的日記式小說被讀者奉為「愛情寶典」。

「在這個沒有人相信愛情的年代，卻有兩個人用真實的經歷讓我們看見愛情，我們當問，若遇見對的人或事，你有勇氣去挑戰或者改變嗎？」林育賢希望自己的首部合拍片能讓觀眾「相信愛情」。

因為《翻滾吧！阿信》也源於真實故事，林育賢對劇本的改編很有信心：「我們也見過原作者夫妻，他們對改編非常尊重，只提了一個要求：要好看。」

再三斟酌，林育賢選擇了《翻滾吧！阿信》的彭于晏與《致青春》的楊子珊作為男女主角。「這部戲是商業愛情電影，但它不只是浪漫愛情劇，更讓人關注為愛情跨越距離的勇氣。」

這部投資約四千萬人民幣的電影預計2015年七夕檔期上映，除了既定主角，還正尋覓一群出彩的配角，「你想，會在『非典』那種大家都躲起來的時期去西藏玩的人，必定都是一堆有想法的『奇葩』啊！」

半年前開始「北漂」生活的林育賢，常常北京台灣兩邊飛。讓一個在京的台灣人來拍內地人和香港人的愛情故事，林育賢認為「也許我有個適當的距離來講這個故事。」

有趣的是，這個組合正像是兩岸三地近年合拍片的一個模式：用一個新的角度，來找三地的共鳴。

「兩岸三地合拍片經歷了兩三年磨合，有了一些經驗，我們也在思考甚麼樣的題目更合適。」林育賢說，合拍片最大的挑戰是題材上可能「水土不服」。但在香港影展期間，不少歐美買家對《藏地白皮書》有興趣，認為愛情議題在全世界都相通，「我意識到有些故事在各地都能引起反響，而甚麼樣的故事可讓三地都有共鳴，這就是合拍片在嘗試的方向。」

而業內對於合拍與「本土」的爭議，林育賢很坦然：「華語電影總有辦法在合作中找出自己的發展方向。」台灣因為「市場投資風險較小，反而可以嘗試更多不同的路數，可以百花齊放、可以小眾、可以有更多特色。」

「我還是會把《藏地白皮書》拍出輕快的風格，台灣導演的特色就是細膩、幽默、有人文情懷，這點一直都不會改變。」而題材的選擇，也能體現導演的「特色」，「就像我在北京生活了大半年也無法充分掌握當地人的生活一樣，我的優勢是拍出台灣的角度，比如台灣人在上海、在北京，這可能是我頭一兩部電影可以切入的點。」

影碟別注

■文：亞里安

《兒凶續集》 向《鬼驅人》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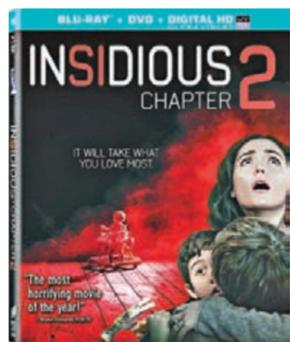
去年 James Wan 一連兩套恐怖鬼片先後登場，《詭屋驚凶實錄》似乎贏得不少影迷歡心，人人睇完驚魂未定，筆者卻有所保留，略嫌鬼屋故事驚喜一般，反觀較少人熱話的《兒凶續集》則更有睇頭，在任何續集電影都例必大失所望的前提下，慶幸尚有一些意外收穫。

2011年，《兒凶》擺明向《鬼驅人》及《鬼驅人》兩套經典翻新致敬，成功玩出 old skool 懷舊驚嚇新配方，今集主人翁林拔家庭繼續鬼纏身之餘，同時延伸《鬼驅人》家庭團結一心跟邪魔大門法的宗旨，行程同出一轍，由惡鬼捉小孩出發，到男主人鬼上身煽動家庭鬧不和，再到家人勇闖鬼域救愛兒，及靈媒師徒的三三事等，不難找到《鬼驅人》系列的影子。

當然，James Wan 今次亦有引入東瀛鬼片的多層空間概念，劇情驚分三路，前段各自組件建構，後段陰陽大合體，現實世界有林拔一家鬼來襲，第二層是師徒明查暗防靈探鬼屋，第三層則屬主角 Josh 童年的靈異私藏陰間大真相，同步互動的戲魅迫人，甚至將《觸目驚心》及《不速之嚇》借屍還魂，再次見證 James Wan 是新一代鬼片王位。

借兒童玩具來搞不寒而慄，一直是 James Wan 鬼片系列的殺手鐮，今次有失驚無神嘈醒你的 BB 車，媲美《鬼驅人續集》變奏版的拉線鐵罐電話，夜半無人琴音，懷舊收音機詭異聲響，投假通靈的人間鬼客，小玩意大驚嚇，另外，還有「排排坐粉果」的屍屍陣，及出櫃凶靈的埋身突襲，尖聲聲此起彼落，十足 James Wan 特製過山車一樣。

總之，如果錯過戲院的現場集睇哈佬喂，透過此藍光碟初嚐《兒凶續集》的話，都是那一句，在家睇 James Wan 鬼片，環迴音效影重重之下，肯定比戲院驚嚇多倍。



影音館

■文：大秀

《蜘蛛俠2：決戰電魔》 最強樂人軍團

MV 鬼才大導 Marc Webb 的第三齣長片，就是「新世代復刻版」蜘蛛俠第二集。今次彼得帕加的「敵人」，是中年裙腳仔電魔和柏加兒時好友哈利（綠魔），還有就是女友桂恩要到英國升學這貼身利益問題。一向不跟大隊、走純官能路線的 Marc Webb，且看他這回又帶給大家甚麼新意。

故事發生在紐約，Marc Webb 表示，搖滾樂不可或缺，而大蘋果也是崩樂、嘻哈和電音發揚光大之地，「參與這次電影音樂的單位，來自不同範疇，各人獨特的個性豐富了整個『音域』！」上集的配樂由 James Horner 帶出「古典」的味道，由他在《心跳500天》一手帶旺的 The Smith 就可看出他點石成金的能力。《蜘蛛俠2》找來配樂大師

Hans Zimmer，與幾位當今樂壇紅人組成 Hans Zimmer and The Magnificent Six，能跟惡人軍團 The Sinister Six 爭一日之長。

超級樂隊的成員有近日憑一首《Happy》大熱的金童 Pharrell Williams、殿堂級樂隊 The Smith 的結他手 Johnny Marr、樂隊 Incubus 的鬼才結他手 Michael Einziger、荷蘭著名作曲家兼監製 Junkie XL，及先後跟 Hans Zimmer 合作過幾齣電影配樂創作的 Andrew Kawczynski 和 Steve Mazzaro。最近見街的歌曲《It's On Again》，由 Pharrell Williams 作曲，Alicia Keys 主唱（Kendrick Lamar 客席演唱部分），原來暗藏玄機——Hans Zimmer 跟 Pharrell 將某段將來可能用作 The



Sinister Six 這惡人幫的主題旋律滲進曲子裡。

原來，這看來是拉雜成軍的樂人軍團，骨子裡每位參與的樂人也是蜘蛛俠的粉絲，「當我跟導演 Marc Webb 談話過後，消息就走漏了，然後，不少音樂界的朋友紛紛來電，表示有興趣參加這次創作，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都是蜘蛛俠粉絲！就是這樣，為興趣、為蜘蛛俠而集合到城中最具才華的音樂人，導演 Marc Webb 便表示，既然這樣，不如組一個超級樂隊！」好玩創新，就是這樣。